

娥眉月

一部刻骨铭心的爱情记忆，一曲感人肺腑的青春恋歌

南希
著

作家出版社

I207.15
2913

娥眉月

南希 著

RFID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娥眉月 / 南希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5
ISBN 978-7-5063-9508-3

I. ①娥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2692 号

娥眉月

作 者: 南 希

责任编辑: 王 烨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00 千

印 张: 7.875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508-3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南希，原名王燕宁，北京人。原北京日报社记者，现居美国，从事服装设计。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，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理事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散见于海内外报刊、杂志，并多次荣获文学奖项。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娥眉月》《足尖旋转》。其中《娥眉月》荣获新语丝文学奖二等奖，散文《天禽如人》荣获美国汉新文学奖一等奖，短篇小说《多汁的眼睛》《谢丽一家的晚餐》荣获美国汉新文学奖二等奖。

责任编辑：王 烨

封面设计：视觉传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目 录

第一章 朔月 / 001

英俊青年的音容笑貌烙印在她心底的影像，注定了她终生的守望，如同太阳对月亮的致命吸引。

第二章 新月 / 011

她光洁鲜亮的眼神，她绷得很紧的头发和圆润的脸庞侧影，在阳光下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，圣洁而有质感。

第三章 娥眉月 / 023

冰雪消融，地里的野草七高八低地冒出来了，有一种庞杂而荒芜的春意。

第四章 上弦月 / 033

她们衣裤崭新，表情严肃，近乎虔诚，稚气而阳光，好像一排新玉米。

第五章 望月 / 045

夜深人静，一瓣月牙儿像姑娘的眉毛，弯弯地挂在纯净的空中。

第六章 团圆月 / 055

青梅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，像窗外泻了一地的如水月光，滴到了天边……

第七章 满月 / 079

月亮圆了。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逐梦人，穷尽一生只到世间来寻一个完满。可是完满真的来临时，却在一分一秒地亏损了去。

第八章 瘦月 / 097

冬季的月亮，失去了夏季的明媚，秋季的丰润，它逐渐冷瘦下来了，也不见了玉兔和嫦娥。

第九章 下弦月 / 127

有声音从他腔内游出，不是哭声，是肉体在过去与现实两块磨盘里碾碎、折断的响动。

第十章 残月 / 139

她咣当一声把自己锁进黑暗的角落，捡起被撕得支离破碎的自尊和脸面，再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；又用这实际上无法完好如初的自尊和脸面，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

第十一章 晦月 / 165

这些年，安德烈一直默想着青梅。她笑的时候，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儿的样子。

第十二章 朔望月 / 2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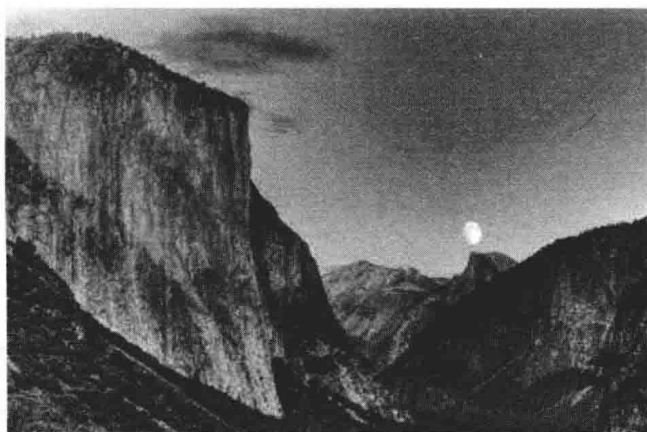
时光停止了，雨也停止了。世界笼罩着一种潮湿的、芬芳的静寂。一弯新月从透明的薄云中钻出来，像被雨水洗过的一样。

第十三章 红月 / 223

红月的一半无可奈何地坠落到湖水下面，另一半仍然疲惫地衔着湖水，仿佛在依偎着它歇息，又好像举着半个红苹果，坚持着它最后的表演。

后 记 船头明月，船尾夕阳 / 241

第一章 朔月



当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的時候，月亮以它黑暗的一面对地球，并且与太阳同升同没，人们无法看到它。这时的月相叫“朔”。

—

当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的时候，月亮以它黑暗的一面对着地球，并且与太阳同升同没，人们无法看到它。这时的月相叫“朔”。

二

当那个深秋的夜晚，青梅坐在大罗山村头的孤零松树下，顺着嵌钉在沉甸甸、黑沉沉的山地丘陵上，如逗号、句号、顿号、惊叹号和破折号的灯火，九曲十八弯地开始她对黄河流域沟壑纵横山地的阅读时，安德烈正在大罗山脉的另一处山坳里，向滂沱大雨中抛洒出一道在膀胱中储蓄过久的液体。

虽然他正在经历他人生最可笑又可悲的低谷，已经是公社革委会干部的他，正在因为“作风问题”“路线问题”“家庭问题”而受处分，写了三天检查书，他还是不知天高地厚地、尽最大可能地在空中画了一道完美弧线。由于后力不足，他身子底下的坐炮没有了充足的供应，弧线徒地直线垂落，还有一两滴差点儿掉到裤脚。他猛地一抖，似乎想帮助那道弧线的最后

收势，后腰上却碰到一个冰冷坚硬的家伙。是一把枪。

站在他身后的那个叫二柱子的民兵，手里有一把真正的枪。二柱子的任务就是看着这个名叫安德烈的知青，叫他别耍花样，别逃跑或者像前天他看管过的一个玩自杀的带队干部，老老实实地把他该写的检查写完。所以他跟在安德烈身边，寸步不离。

这一切，青梅并不知道。她已经很多天没有安德烈的消息了，她有一件天大的事要跟他说，可是他却像消失了一样，久无音信。第二天早晨，村子周遭静悄悄的，青梅挑着水桶去井边打水。她觉得有点儿慵懒，就坐在井边上歇口气，顺着井壁，她看到水底有一块白云漂过，就趴下去看，看着看着，安德烈的脸忽然从井底升起，停在她的脸旁。他的双唇间是水，眼睛在闪动。他的眼珠清澈而无底，如同最深的井。井台上又滑又冷，青梅觉得身上已经冻得麻木了。井，很像镜子。向井里望得久了，常常会望进去。

跳吧！跳下去就不用担心害怕了。这个念头让自己心痛，又有一种自残的快意。解脱了，就好了。青梅望着井底隐约可见的面孔，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恍惚起来，一种甜滋滋的恐惧感，丧失了意志的陶然欲醉的感觉升上来，这时，有个声音似乎在她头上炸响——这是知青小何。小何说话是女中音，声音很粗，她大喊着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声音在井壁回荡，就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：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……

青梅做梦似的回应了一声：哦！她脸色惨白，半启的眼睛里含着困惑。

小何又问了一声：青梅，你怎么了？

当人们知道了井台上的那一幕，都议论纷纷。青梅是个很内向很文静的女孩儿，她为什么精神失态？在那平淡又艰苦的插队生活里，人们总是希望听到一些解闷儿的故事，比如这件事的内幕。

一切都是安德烈的错。

安德烈是谁？这还得从青梅十六岁那年说起。

三

青梅是个很普通的女孩，她裹进了插队这档事完全是因为安德烈的缘故。

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按说青梅不该掺和进上山下乡这场运动里。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她可以不下乡的。青梅性格内向，爱读书，不爱合群，在人群中很不起眼，但她很要强，因为出身不好，她爸爸有历史问题，不属于根红苗正的那种人，所以为了参加红卫兵和共青团，她费了很大的劲儿。十六岁的青梅，除了最宝贵最值得炫耀的年轻和健康，她几乎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恋爱，没有忘不掉的欢乐，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，生活对她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，就像在农历每月初一

的月亮，还没露头显形。

直到高二那年，她见到了安德烈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那天，青梅陪着马彦红去男二中参加学生会活动。马彦红是女中的校团委书记，她正在跟一群人站在远处说着话，他们都是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生，比青梅她们高一届，正在讨论串联全市应届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，到边远农村去插队的动员大会细节。青梅听不见他们说什么，但见身材丰满、穿着军装的马彦红，双手比画着，就像小说里的革命者。谈完了，马彦红朝他们点点头，转身跟青梅她们走了，快走到大门口，突然有一个男生从后面追上来叫住她们，说明天本校应届毕业生有个上山下乡动员会，想请她们女中的低年级同学参加，并告诉了她们开会的地址。

这个男生名叫安德烈，比青梅高一届。但他的神态要成熟得多，在葱翠的垂柳背影下，他身穿白衬衫绿军裤，高挑个子宽肩膀，头发漆黑，一脸阳光，简直英俊极了。青梅注意到他的鼻梁很高，长得像新疆人一样，两条剑眉挑向太阳穴，一双眼睛十分漂亮。他对她们说话时，他特意看了她一眼，那眼光温暖、柔和、深情。自从她接触到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时起，她就完全属于他了。他的这道目光好像吸铁石，既脉脉含情，又荡人心魄。她失神地看着他白衣俊挺的背影，飞身骑上自行车，施施然向远方行去。他是那么青春和俊美，像春天散落在指缝间的阳光，耀眼夺目。这一次注视，英俊青年的音容笑貌烙印在她心底的影像，注定了她终生的守望，如同太阳对月亮的致命吸引。

安德烈这个名字很古怪，不像是中国人的名字。据说在他爸爸去苏联学习的时候，住在一个苏联人家里，在一次意外事故中那个苏联人为了救他爸爸，牺牲了，名字叫安德烈，后来他爸爸给他起名就叫安德烈。他出生在军人家庭，是那种要献身使命的人。后来青梅在动员大会上又一次看到安德烈，这一次他的眼窝深陷，似乎没睡好觉，但他的眼睛里仍然黑光四射，富于强盛的生命力。他站在主席台上，袖子高高地挽起来，手臂挥舞着，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同学们！我们的农村实在太穷了，多么需要不怕吃苦的有志青年去建设它啊！我这辈子就想干一件事，就是亲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！”然后，他用低沉的男中音朗诵了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：“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”；“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，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云霄”；“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”；“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”。最后，他借高尔基的口吻大声宣布：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他的手一挥，那么有力，那么有激情。

他说的什么，她丝毫不感兴趣。但她注意到他的声音低沉，好听的男中音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的声音，也不过如此，还有——你看他的样子：他说话的时候，打着手势，就像在转动一个地球仪。她突然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，那声音也熟悉，好像上辈子就认识的一个人。

他肤色白净，神态深沉，声音激昂，身材高大，五官俊朗，称得上“玉树临风”。

青梅站在台下的人群中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仿佛中了魔似的。她简直开始崇拜他了，觉得他的那些话带着精辟，有着无限重大的意义。虽然他还什么话也没跟她个人讲，她已经觉得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、广大的、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

东西。她充满期望地凝视着它，做了一切准备，甚至不惜一死了。她热血沸腾，为了表达积极响应的态度，她也学着安德烈的样子，咬破手指，写下了血书，表示明年她毕业后，也要到偏远的穷山区下乡插队。

一阵热闹很快过去了，安德烈去了一个很远的、名叫大罗山的穷山村插队。她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接下来的一年，青梅觉得很难熬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每当她想起安德烈，心里就会微微一颤，仿佛有一阵风吹过。听到有人提到这个名字，就会出现某种微妙的精神震颤，失神发怔。她总是站在教室窗前，朝着操场发呆，幻想有一天他会出现在操场，英气勃勃朝她走来。她独自悄然享受着秘密思念的咬噬，这至少是安全的，可是很孤独。关于安德烈的想象就像一只伸出的手，它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她，温暖着她，给了她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，使她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。

高中最后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实际上她们并没上什么课，当时的学校热衷于带学生们到工厂、农村参加各种劳动，所谓的学工、学农、学军的活动就占了大半年时间。现在高中快毕业了，学校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插队动员高潮。青梅是学生会委员，她帮助马彦红做宣传工作，比如布置会场啊，买大红纸啊，买笔刷啊，买墨汁啊，买蜡纸啊，买油墨啊，印小报啊等等。她楼上楼下忙得脚不沾地，脸上红通通的，挂着汗珠，还觉得很充实。

毕业动员大会的前一天，她和马彦红一起布置会场。她把马彦红写好的标语大字按顺序摆在地上，又站起身子看看，再摆好字与字之间的缝隙距离。马彦红背着手走了一圈，像领导

视察似的，她抽出几张自认为写得不好的字，重写了。青梅使用大头针一张一张地，把标语字别在大红布条幅上，这才叫来几个男生爬上木桩拉起了大红标语。木桩两侧挂着一副对联：“志存胸内跃红日，乐在天涯战恶风。”横批是：“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大罗山去！”

青梅这时才看清了马彦红写的内容，她吓了一跳，大罗山？那么远的地方，它处在所在省最边远最艰苦的山区，听说那地方穷得女子连年外嫁，小伙子争着当倒插门女婿逃到半平原地区，农民外流现象严重。青梅的学校并没有要求毕业生去外地插队，所有的毕业生都是去北京近郊区插队落户，探家方便调回城也方便。

大罗山？她能去吗？